

歷代子家選刊

尸子

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周 戶 佼 撰
清 汪 繼 培 輯
黃 曙 輝 點 校

尸

子

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尸子/(戰國)尸佼著;黃曙輝點校. —上海: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, 2009

(歷代子家選刊)

ISBN 978-7-5617-7249-2

I. 尸… II. ①尸…②黃… III. 雜家 IV. B229.11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(2009) 第 189371 號

歷代子家選刊

尸 子

著 者 尸 佼
點 校 者 黃曙輝
策劃編輯 王 焰
項目編輯 儲德天
審讀編輯 印曉峰
裝幀設計 勞 韜

出版發行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 郵編 200062
電話總機 021-62450163轉各部門 行政傳真 021-62572105
客服電話 021-62865537 (兼傳真)
門市(郵購)電話 021-62869887
門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號華東師範大學校內先鋒路口
網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印 刷 者 杭州富陽永昌印刷有限公司
開 本 850×1168 32開
印 張 4
字 數 70千字
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
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
印 數 3000冊
書 號 ISBN 978-7-5617-7249-2/I·617
定 價 14.00元

出 版 人 朱傑人

(如發現本版圖書有印訂品質問題,請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調換或電話021-62865537聯繫)

整理弁言

尸子名佼，著書于周末，凡二十篇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列之雜家，後亡九篇，至南宋而全書散佚。此書雖闕佚特甚，然確爲先秦古籍，遺文佚說時足證左經傳，所載典制故實，可資考證者亦不在少，殊爲可寶。清時所行輯本有四，一爲震澤任兆麟本，二爲元和惠棟本，三爲陽湖孫星衍本，四爲蕭山汪繼培本。汪本最後出，故能參校任、惠、孫三本，以《羣書治要》所載者爲上卷，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于下，其不載《治要》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，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，別爲《存疑》附于後，實最精善之本。茲據此校點出版。校錄既竟，復哀諸家評論之語，附于書後。近人陶鴻慶《讀諸子札記》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卷十七有《尸子》校語九條，今載于正文各條之後，以便參考。

序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雜家：「《尸子》二十篇。」《隋》《唐志》並同。宋時全書已亡，王應麟《漢志考證》云：「李淑《書目》存四卷，《館閣書目》止存二篇，合爲一卷。」其本皆不傳。近所傳者，有震澤任氏本、元和惠氏本、陽湖孫氏本。任本凡三篇，曰《仁意》，曰《君治》，曰《廣釋》，實皆攆摭佚文，傳會舊目。《廣釋》即《爾雅疏》所引《廣澤》。《仁意》亦見《爾雅疏》。《君治》無攷。《諸子彙函》有此篇，乃聯綴羣書，虛造名目，不足據也。繼

培初讀其書，就所攆摭，表識出處，糾拾遺謬，是正文字。後得惠、孫之書，以相比校，頗復有所疑異，迺集平昔疏記，稍加釐訂，以《羣書治要》所載爲上卷，諸書稱引與之同者分注於下；其不載《治要》而散見諸書者爲下卷；引用違錯及各本誤收者別爲《存疑》，附於後。謹按劉向《別錄》，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《集解》引。稱《尸子》書「凡六萬餘言」，今茲撰錄，蓋十失八，可爲歎息。然繇所槩見推竟端委，尚有可意會者。張湛注《列子》，其序云：「《莊子》、《慎到》、《韓非》、《尸子》、《淮

南》，玄示旨歸，多稱其言。」今按「歸人」之說見《天瑞篇》，「言行響影」之說見《說符篇》，其所誦述定非數言。《淮南子·墜形訓》云：「水圓折者有珠，方折者有玉，清水有黃金，龍淵有玉英。」又云：「北極有不釋之冰。」其說皆本《尸子》。章懷太子注《後漢書》，《宦者·呂強傳》。謂《尸子》書二十篇，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，一篇言九州險阻，水泉所起，《墜形》之文當在此篇。準是以求，則《墜形訓》「九山」「九塞」「九藪」及水泉諸說必皆仍用《尸子》可知。又因引「贖人」而知爲子貢事，引「悅尼來遠」而知爲葉公問政，引「湯德及禽獸」而知爲解網，觸類引伸，課虛以責有，是在好學者之深思矣。劉向序《荀子》，謂「尸子著書，非先王之法，不循孔氏之術」，劉勰又謂其「兼總雜術」，「術通而文鈍」。今原書散佚，未究大旨，諸家徵說，率皆采擷精華，翦落枝葉，單詞牘誼，轉可寶愛。其書原本，先民時有竊取，後出諸子又或餐挹其中，傳相蹈襲。今輒刺取各書，略明歸出，欲以證釋同異。《史記·孟荀列傳》言「楚有尸子」，《集解》引劉向《別錄》云：「楚有尸子，疑謂其在蜀。今按《尸子》書，晉人也，名佼，秦相衛鞅客也。衛鞅商君謀事畫計，立法理民，未嘗不與佼規也。商君被刑，佼恐并誅，乃亡逃入蜀。」《漢志》班固自

目錄

序		一
尸子卷上		一
勸學		一
貴言		六
四儀		一〇
明堂		一一
分		一四
發蒙		一七

恕		二一
治天下		二二
仁意		二四
廣澤		二七
綽子		二九
處道		三一
神明		三四
尸子卷下		三七
尸子存疑		九一
附錄：集評		一〇一

尸子卷上

勸學

學不倦，所以治己也；教不厭，所以治人也。四句亦見《太平御覽》六百十三。《說苑·說叢》云：「學問不倦，所以治己也；教誨不厭，所以治人也。」《文子·上仁》：「老子曰：『學而不厭，所以治身也；教而不倦，所以治民也。』」《孟子·公孫丑篇》：「孔子曰：『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。』」子貢曰：「學不厭，智也；教不倦，仁也。」亦見《呂氏春秋·尊師篇》。夫繭，舍而不治，則腐蠹而棄；使女工繅之，以爲美錦，大君服而朝之。一作「人君朝而服之」。按《鹽鐵論·殊路篇》云：「干越之鉞不厲，匹夫賤之。工人施巧，人主服而朝也。」語意本此。大君，見《易·師卦》。身者繭也，舍而不治，則知行腐蠹；使賢者教之，原作「子」。以爲世士，則天下諸侯莫敢不敬。「夫繭」以下据《御覽》六百十三、八百十五、八百廿五補。《韓詩外傳》五：「繭之性爲絲，弗得女工，燔以沸湯，抽其統理，不成爲絲。」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同。劉子《新論·崇學篇》云：「夫蠶繅以爲絲，織爲縑紵，績以黼黻，則王侯服之；人學爲禮儀，雕以文藻，而世人榮之。蠶之不繅，則素絲盡於筐籠；人之不學，則才智腐於心胃。」本此。是故子路，卞

之野人；見《史記·仲尼弟子列傳》《集解》。《文選·辨命論》注作「東鄙之野人」。子貢，衛之賈人；見《御覽》八百廿九，句末有「也」字。顏涿聚，盜也；顓孫師，駟也。孔子教之，皆爲顯士。二句見《文選·辨命論》注，「顯」作「賢」。《韓詩外傳》八：「子路，卞之野人也；子貢，衛之賈人也。皆學問於孔子，遂爲天下顯士。」《荀子·大略篇》云：「子贛、季路，故鄙人也。被文學，服禮義，爲天下列士。」《呂氏春秋·尊師篇》云：「子張，魯之鄙家也，顏涿聚，梁父之大盜也。學於孔子，爲天下名士顯人。」夫學，譬之猶礪也，昆吾之金四字見《山海經》十八注，《史記·司馬相如傳》《集解》、《前漢書·相如傳》注、《文選·子虛賦》注。又《玉篇》一「昆吾」字從「玉」。而銖父之錫，使干越之工，《新序·雜事一》：「船人固桑曰：『劍產干越。』」《莊子·刻意篇》：「干越之劍。」《釋文》：「司馬云：干，吳也。吳越出善劍也。」《荀子·勸學篇》：「干越夷貊之子。」楊倞注云：「干越，猶言吳越。」劉台拱《荀子補注》云：「干與吳城邗溝、通江淮之邗同。」《淮南·原道訓》：「干越生葛絺。」高誘注亦云：「干，吳也。」鑄之以爲劍而弗加砥礪，則以刺不入，以擊不斷。磨之以礪礪，加之以黃砥，則其刺也無前，其擊也無下。自是觀之，礪之與弗礪，其相去遠矣。今人皆知礪其劍，而弗知礪其身。夫學，身之礪砥也。「使干越之工」以下見《御覽》七百六十七，「礪砥」作「砥礪」。又六百七引「今人」以下，「礪其劍」、「礪其身」上並有「砥」字。《北堂書鈔》八十三同。《山海經》三注引「加玄黃砥」，「玄」乃「目」之譌。古者

通以錫雜銅爲兵器。《吳越春秋》言：「赤堇之山，破而出錫；若耶之溪，澗而出銅。區冶子因以造純鉤之劍。」銖父之錫，亦赤堇類也。《御覽》誤「錫」爲「鐵」，孫氏据之以改正文，非也。《淮南子·修務訓》云：「夫純鉤、魚腸之始下型，擊則不能斷，刺則不能入。及加之砥礪，摩其鋒鏑，則水斷龍舟，陸剗犀甲。夫學亦人之砥也。」本此。夫子曰：「車唯恐地之不堅也，舟唯恐水之不深也。」有其器則以人之難爲易，夫道以人之難爲易也。是故曾子曰：「父母愛之，喜而不忘；父母惡之，懼而無咎。」然則愛與惡，其於成孝無擇也。「曾子」以下見《文選·弔魏武帝文》注，「懼」作「禮」，下有「今人雖未得愛，不得惡矣」二句。按所引「曾子」見《大孝篇》。「懼而無咎」，《曾子》作「懼而無怨」。史鱣曰：

「君，親而近之，至敬以遜；貌而疏之，敬無怨。」然則親與疏，其於成忠無擇也。孔子曰：「自娛於矍括之中，直己而不直人，以善廢而不邑邑，蘧伯玉之行也。」《韓詩外傳》二云：「外寬而內直，自設於隱括之中，直己不直人，善廢而不愜愜，蘧伯玉之行也。」《大戴禮·衛將軍文子篇》「善廢」句作「以善存，亡汲汲」，《家語·弟子行》作「汲汲於仁，以善自終」，「設」作「極」。然則興與廢，其於成善無擇也。屈侯附曰：「賢者易知也，觀其富之所分，達之所進，窮之所不取。」《韓詩外傳》三：「魏文侯欲置相，召李克問曰：『寡人欲置相，非翟黃則魏成子，願卜之於先生。』」李克曰：「夫觀士也，居則視其所親，富則視其所與，達則視其所舉，窮則視其所不爲，貧則視其所不取，此五者足

以觀矣。」《史記·魏世家》、《說苑·臣術篇》並同。此以爲屈侯附語，疑誤。附即翟黃所進者。《魏世家》作「鮒」，《說苑》作「附」。然則窮與達，其於成賢無擇也。是故愛惡、親疏、廢興、窮達，皆可以成義，有其器也。桓公之舉管仲，穆公之舉百里，比其德也。此所以國甚僻小，身至穢污，而爲政於天下也。《說苑·尊賢篇》云：「齊景公問於孔子曰：『秦穆公，其國小，處僻而霸，何也？』」對曰：「其國小而志大，雖處僻，而其政中，其舉果，其謀和，其令不偷。親舉五羖大夫於係縲之中，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。以此取之，雖王可也，霸則小矣。」又云：「或曰：『將謂桓公仁義乎？弑兄而立，非仁義也；將謂桓公恭儉乎？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，非恭儉也；將謂桓公清潔乎？閭門之內，無可嫁者，非清潔也。此三者，亡國失君之行也，然而桓公兼有之。以得管仲、隰朋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畢朝周室，爲五霸長，以其得賢佐也。』」今非比志意也而原脫。比容貌，非比德行也而論爵列，亦可「可」上疑脫「不」字。以卻敵服遠矣。農夫比粟，商賈比財，烈士比義。三句見《意林》及《御覽》八百卅六。《論語·里仁篇》云：「義之與比。」《說苑·說叢》云：「君子比義，農夫比穀。」《莊子·徐無鬼篇》云：「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，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。」是故監門、逆旅、農夫、陶人，皆得與焉。爵列，私貴也；德行，公貴也。奚以知其然也？司城子罕遇乘封人而下，其僕曰：「乘封人也，奚爲下之？」子罕曰：「古之所謂良人者，良其行也；貴人者，貴其心也。今天爵而人」，良其行而貴其心，吾敢弗敬乎？」以是觀之，古之所謂貴非爵列

也，所謂良非先故也。人君貴於一國而不達於天下，天子貴於一世而不達於後世，惟德行與天地相弊也。爵列者，德行之舍也，其所息也。《詩》曰：「蔽芾甘棠，勿剪勿敗，召伯所憩。」仁者之所息，人不敢敗也。《毛傳》云：「憩，息也。」天子諸侯，人之所以貴也，桀紂處之則賤矣。是故曰「爵列非貴」也。今天下貴爵列而賤德行，是貴甘棠而賤召伯也，亦反矣。夫德義也者，視之弗見，聽之弗聞，天地以正，萬物以徧，無爵而貴，不祿而尊也。原校云：「而，舊作與。」按《荀子·儒效篇》云：「君子無爵而貴，無祿而富。」

校「一」陶鴻慶曰：「今天爵而人，疑是『今夫乘封人』五字之誤。」

鹿馳走無顧，六馬不能望其塵，所以及者，顧也。《意林》。《御覽》九百六「馳走」作「走」，而末句作「謂不反顧也」。《呂氏春秋·博志篇》云：「使獐疾走，馬弗及至，已而得者，其時顧也。」

土積成嶽，則梗枏豫章生焉；水積成川，則吞舟之魚生焉。夫學之積也，亦有所生也。《文選》《子虛賦》注、《勵志詩》注。《意林》作「水積則生吞舟之魚，土積則生豫章之木，學積亦有所生」。

焉。《御覽》六百七「豫章之木」作「榱桷豫章」，餘與《意林》同。以上二條，諸書不云《勸學篇》文，《意林》在「農夫比粟」條上，知同在此篇，附錄於後。《荀子·勸學篇》云：「積土成山，風雨興焉；積水成淵，蛟龍生焉；積善成德，而神明自得，聖心循焉。」《說苑·建本篇》云：「水積成川，則蛟龍生焉；土積成山，則豫樟生焉；學積成聖，則富貴尊顯至焉。」

未有不因學而鑒道，不假學而光身者也。《書鈔》八十三。《御覽》六百七。二書所引不云出

《勸學篇》。按劉子《新論·崇學篇》云：「未有不因學而鑒道，不假學以光身者也。」下接「夫蠶繅以爲絲」云云，皆採《尸子》語，知本書必同在一篇，故附錄於此。

貴言

范獻子遊於河，大夫皆在。君曰：「孰知樂氏之子？」大夫莫答。舟人清涓舍楫而答曰：「君奚問樂氏之子爲？」君曰：「自吾亡，樂氏也，其老者未死，而少者壯矣，吾是以問之。」清涓曰：「君善修晉國之政，內得大夫而外不失百姓，雖樂氏之子，其若

君何？君若不修晉國之政，內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，則舟中之人皆欒氏之子也。」君曰：「善哉言。」明日朝，令賜舟人清涓田萬畝，清涓辭。君曰：「以此田也，易彼言也，」「范獻子」以下見《御覽》四百廿八、六百廿四、六百卅三。原本「在」作「存」，据《御覽》改。《御覽》六百廿四「遊」作「泛」，「善修」作「若修」。子尚喪，寡人猶得也。」古之貴言也若此。《書鈔》卅引「賜舟人田」。清涓亦見《漢書·古今人表》中下。《御覽》六百卅三引《裴氏新書》曰：「丹涓有一言之善，晉侯賜萬頃田，辭而不受。晉侯曰：「以此田易彼言也，於子猶有所亡，寡人猶有所得。」」「丹」蓋「清」之誤。劉子《新論·貴言篇》云：「范獻賤萬畝之田，以貴舟人片說。」皆本此。

臣天下，一天下也。原本與上不分段。按已下文義，與《貴言》之旨不合，疑別爲一篇。一天下者，令於天下則行，禁焉則止。桀紂令天下而不行，禁焉而不止，故不得臣也。《春秋繁露》云：「君也者，掌令者也，令行而禁止也。今桀紂令天下而不行，禁天下而不止，安在其能臣天下也？」本此。目之所美，心以爲不義，弗敢視也；口之所甘，心以爲不義，弗敢食也；耳之所樂，心以爲不義，弗敢聽也；身之所安，心以爲不義，弗敢服也。然則令於天下而行，禁焉而止者，心也。故曰：「心者，身之君也。」天子以天下受令於心，心不當，則天

下禍；諸侯以國受令於心，心不當，則國亡；匹夫以身受令於心，心不當，則身為戮矣。「心者」以下見《五行大義》四、《長短經·德表篇》注。禍之始也易除，其除之不可者避

之。及其成也，欲除之不可，欲避之不可。治於神者，其事少而功多。干霄之木，始若蘖足，易去也「二」；《文選·枚叔上吳王書》云：「十圍之木，始生而蘖，足可搔而絕，手可擢而爪。」

注引此三句，「干霄」作「千丈」。及其成達也，百人用斧斤，弗能償也。燹火始起，易息

也；及其焚雲夢、孟諸，雖以天下之役，抒江漢之水，弗能救也。《淮南子·人間訓》云：

「夫燹火在縹煙之中也，一指所能息也。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，雖起三軍之衆，弗能救也。」夫禍之始

也，猶燹火蘖足也，「足」字衍。易止也。及其措於大事，雖孔子、墨翟之賢，弗能救

也。屋焚而人救之，則知德之；年老者使塗隙戒突，案「突」當作「突」。《說文》云：「突，深

也。一曰竈突。從穴火，求省聲。」故終身無失火之患，而不知德也。《漢書·霍光傳》：「人爲徐生上

書曰：「臣聞客有過主人者，見其竈直突，傍有積薪。客謂主人更爲曲突，遠徙其薪，不者且有火患。主人嘿然不

應。俄而家果失火，鄰里共救之，幸而得息。於是殺牛置酒，謝其鄰人，灼爛者在於上行，餘各以功次坐，而不

錄言曲突者。」《羣書治要》載桓子《新論》以爲淳于髡事。《淮南子·說山訓》：「淳于髡之告火。」高誘注與《新

論》同。人於囹圄、解於患難者，則三族德之；教之以仁義慈悌，則終身無患，而莫

之德。夫禍亦有突，賢者行疑「得」。天下而務塞之，則天下無兵患矣，而莫之知德也。故曰「聖人治於神，愚人爭於明」也。「明」原作「神」。案《墨子·公輸篇》云：「治於神者，衆人不知其功，爭於明者，衆人知之。」今據改。天地之道，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，莫見其所以亡物而物亡。聖人之道亦然，「天地」二句及此句見《文選·顏延年釋奠詩》注。其興福也，人莫之見而福興矣；其除禍也，人莫之知而禍除矣，故曰「神人」。《淮南子·泰族訓》云：「天設日月，列星辰，調陰陽，張四時，日以暴之，夜以息之，風以乾之，雨露以濡之。其生物也，莫見其所養而物長；其殺物也，莫見其所喪而物亡。此之謂神明，聖人象之。故其起福也，不見其所由而福起；其除禍也，不見其所以而禍除。」亦見《文子·精誠篇》。益天下以財爲仁，勞天下以力爲義，分天下以生爲神。修先王之術，除禍難之本，使天下丈夫耕而食，婦人織而衣，皆得戴其首，父子相保，此其分萬物以生，益原作「盈」。天下以財，不可勝計也。神也者，萬物之始，萬物之紀也。《墨子·魯問篇》云：「吳慮謂子墨子：『義耳，義耳，焉用言之哉？』」子墨子曰：「子之所謂義者，亦有力以勞人，有財以分人乎？」吳慮曰：「有。」子墨子曰：「翟嘗計之矣。翟慮耕天下而食之人矣，盛，然後當一農之耕，分諸天下，不能人得一升粟。藉而以爲得一升粟，其不能飽天下之飢者，既可睹矣。翟慮織而衣天下之人矣，盛，然後當一婦人之織，分諸天下，不能人得尺布。藉而爲得尺布，其不能煖天下之寒者，既可